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一集

席方平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十一集

席 方 平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講述 江 虹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新書《聊齋志異》選集第十一集

席方平

天津市文化局國本創作室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何 迟 主 編

陳士和講述 江 虹整理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館外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/16 字數 47,000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8,230

統一書號 T 10072·168

定 价 (5) 0.15 元

席方平

「席方平」这一段書哇，是說一个貧苦的农民，为了替被陷害的父亲报仇，向陰險的財主以及殘暴的貪官污吏們斗争的故事；在这一段書里头，尽是罵貪官污吏，罵毫不仁的財主們的事，把旧社会的官老爷們呀，哈哈！罵得是狗血噴头哇，罵得真痛快！可以这么說吧，这些們的原形全給抖露出来了。

可是有一节，把这段事呀，給攔到陰曹地府来了。陰曹地府？真有这陰曹地府嗎？——沒有，絕對沒有！什么地府陰曹啦，十八層地獄啦，这全是迷信，統治階級常拿这套东西来欺哄老百姓。可是蒲松齡怎么把这段事，說成是地府陰曹的事呢？这叫借題發揮呀，拿地府的事比做人世。干什么这么費事，干脆就說人間不行嗎？——不行。怎么不行哪？在旧社会里呀，掌权的全是那些黑心的老財和殘暴的賊官們。「席方平」这段書哇，是專罵他們的，这要是指明了罵，叫他們抓住了把柄，蒲松齡还活得了嗎？有多少个腦袋也得掉了哇！故此，蒲松齡才把这件事攔到地府来了。这么一来，就是罵得多么厉害，也叫他們沒法兒挑眼——不管你們这些貪官們听着多么不痛快，我沒指實了說你呀，我是罵閻王爺哪，这你还有什么法子！故此把「席方平」这段事，全給搬到陰間来啦。

在东安县，有一位勤勞的农民，姓席，叫席廉。家里有几亩地，夫妻倆呀將將的够过，他

們跟前有個兒子，這兒子叫什麼呢？叫方平，也就是這段書的名字——席方平。

席方平剛剛過了六歲，他的母親就去世了，家里的日子就全仗着席廉一個人了。要說席廉可實在够勞累的，地裏頭得耕、種、鋤、刨，每天還要做兩頓飯，還得惦记着方平冷了熱了的，每天忙得是团团轉，一點兒空閑的時間也沒有。街坊鄰居們看着席廉的生活實在是太勞累了，常常勸說席廉：「席大哥，我們瞧着您實在太辛苦了，您歲數兒又不算大，再一說，孩子才五六歲，也得給他找個娘啊，您再續娶一個吧！」可是席廉哪，並沒有把這話放在心上，他自己這麼想：「唉！算了吧，歲數兒也不小了，還想這個干什么？倘若娶進一個不懂事的來，方平還許受氣哪，我自己累點兒就累點兒吧，只要把孩子帶大了就行啦。」故此他就一直沒有續娶。

提起席廉來呀，不單是為人忠厚哇，而且還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，講真理，好打抱不平，為人耿直忠正，熱心腸，說話從來不帶藏奸的，有什麼說什麼；當地的乡亲们提起他來呀，人人堅大指，都很敬佩他的為人，稱贊他是一個忠厚正直的人，席廉在當地的人緣兒呀，可以說是很好的。可是也得這麼說，那些黑心的財主們呀，那些好拍馬的人哪，提起席廉來就頭痛。怎麼說哪？席廉講的話完全是公理，經常揭他們的短，把他們做的亏理的事呀，不管当着多少人，他都敢給抖露出來，只要席廉一碰到他們，說些個話，就很叫這些人下不來台，故此這幫人很厭惡席廉。

提起席廉的兒子——方平來呀，也是經常被乡亲们稱贊。眼下已經有二十多歲了，念了几年書，很知道用功，而且學問也很好，只是沒有去投考過，這是為什麼哪？席廉沒那個心思。

「我們家里呀，不指望孩子去追求功名。想弄个官兒作？不，不，作什么官兒呀！兒子作了官要是个貪官汚吏，家里的老人还不是得跟着一塊兒挨罵？这學問哪，自己够用的就得啦，咱們不用張羅着去作官兒。」

席方平自己呀，也沒有追求功名的意思，对于爹爹說的这些話，很是贊成，所以也就沒去投考。

方平对于父亲是非常的好，家里的这几亩地，自己照管得很不錯，并且一有余下来的功夫，就尽量地陪伴着爹爹，知道爹爹的性子急，短不了好生悶气，故此常常想着法兒的叫爹爹高兴。席廉对于自己的独生兒呢，更是加倍的爱护，別瞧都六十多岁了，还帮着方平干点零活兒，父子倆呀，就这么相依为命，亲亲热热的在一起生活着。

有这么一天，方平手里托着一份兒請帖就进来啦——是一个紅色的帖子。

「爹爹！」

「哎！誰家的帖子？」

「东庄兒李伯伯的！」

「噢！办什么事呀？」

「他們家办生日……」

「哈哈！他們家就是好来这个，本来日子也不太富裕，就是好鬧这个……」

「爹爹，您輕易不爱应酬去，再一說他們又不是办什么大事，爹爹，您就别去了。」

「不不！人家既是請了咱們了，不去不合适。几兒的日子？」

「后天！」

「噢！我的忘性可大呀，到了后天可想着提我一声兒！」

「是啦！爹爹！」方平問好了爹爹，就給准备东西去了。

到了这一天哪，哈哈！果然不差，席廉真把这件事給忘了。清早起来呀，爷兒倆吃过了点心，老头兒就說了：

「方平啊！今天爹爹身体挺好的，咱們一塊兒下地去吧！」

「爹爹！您忘了？今兒您不是有个应酬嗎？」

「哟！咳！我真把这个碴兒忘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还得赶快的走！」說着，席廉赶紧换了件衣服，拿了拜礼，就由家里出来了。离着有大几里地远，席廉走了半天哪才来到李家的門口兒。到門口一看哪，陆陸續續地很多客人都回家啦，席廉暗想：「咳，我再晚来一会兒呀，就許一个人也沒有啦！这是怎么說的，怎么会把这事給忘了？」想到这兒，就赶紧往里走，門口兒的人們一瞧：

「哟！席老伯来了，您好哇！您今天怎么来晚啦？」

「对啦对啦，差点兒叫我給忘了，要不是方平提醒我呀，今天就許来不了啦！」

諸位，就从这地方来看哪，足見席廉是个没什么心眼兒的人，不会說假話，本来就差点兒忘了嘛！实话实說。

席廉到帳房上了礼，然后来到客棚，这个时候兒，客棚里稀稀拉拉的只剩下二十来个人啦。棚里有兩個知客，岁数都沒过三十，哟！好漂亮！每人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来同的在客棚

里張羅着，猛然間一看哪，進來了一個老头兒，穿得很不起眼，瞧那洋兒呀，他跟客人們還挺熟，有很多人站起來跟他打招呼，并且還叫他席老伯，倆知客跟着也就招呼：

「您請這兒來，您請這邊兒喝茶！」說着，就給席廉找了座位，給斟了碗茶。正在這功夫哇，茶師傅過來了：

「二位，天可不早了，您瞧瞧還有几位沒吃，够不够一桌？」

「好好，別忙別忙，我們看看啊——這位吃了，那位也吃了……那兒有一位還沒有吃，還有……對，還有那位席老头兒，只剩下這兩位沒吃了，倆人这可怎么讓？得了，咱們倆陪一陪吧，快開來吧，這回是四個人一桌。」

說着，茶師傅就給開來一桌，這倆知客說：

「咱們讓吧——來吧，席老头兒，您今兒來的稍微晚點兒啦！哈哈！來來來，您坐，您坐！」

「哎，我來的倒是晚了點兒，要是有人，還是盡着別人讓吧，我可不忙……」

「沒有別人了，來吧來吧！」席廉跟着就走過來了，接着就聽見知客又在讓人：

「來來，您請吧，請吧，您來的功夫可不小啦，哈哈！可把您餓壞了吧！我們特意的為您開了一桌，您來上座吧，席老头兒和我們哥兒倆陪陪您！」

席廉聽到這兒，當時就一楞：「他們讓的這人是誰？請他來上座，讓我來陪陪他？他們這是讓誰哪？」——抬頭一瞧哇，嗨！從那邊兒大搖大擺的走來了一個人，一邊兒走着一邊兒說：

● 知客：在旧社会逢有宴會時，主人常常約請善于交际的人作招待員，叫「知客」。

「为我單开了一桌？哈哈！这可不敢当啊！」

「您別客气了，您請来上座吧！」

「好好，不拘呀不拘，真格的啦，誰还能跟我夺上座？哈哈！」一边兒說着一边兒笑着就走过来啦，席廉一瞧这个人哪——是个小矮个兒，有点拱肩膀兒，兩只小短胳膊，罗圈腿兒，脚鴨子緊緊的往里鈎鈎着。精細精細的脖子，往外露出了老長。再一打量他的五官哪，可也不得啦，唉，真难为他是怎么長的：斗鷄眉，母狗眼，蒜头兒鼻子，薄片兒嘴，一嘴的碎芝麻牙兒，有鬍子嗎？有。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哪能沒鬍子？可是有一节，这鬍子呀，如果你眼神稍微差点兒呀，就許瞧不出来，怎么这么說哪？——左边有几根兒，右边有几根兒，一共算在一塊兒呀，也不够十根兒，嘴底下有沒有？有。也就是三四根兒，在底下搭拉着。这人長了这么一副臉譜，真是面目可憎啊！再加上他那一臉的奸气，更显着討厭透了。可是有一节，穿的可真闊綽，可以这么說吧，在这客棚里呀，沒有人比得过他。席廉一瞧見這張臉譜哇，噫，一下，这火兒就撞上来了：「我当是誰哪，鬧了归齐敢情是他！我怎么跟这东西坐在一塊兒啦？这两个無知的知客啊！讓我陪着他？你們也太势利眼了，当地誰不知道他的根底兒？我席廉能陪着他？」把个席廉气的呀，簡直說吧，差点兒沒把鬍子掀起来。

說了半天，这个人到底是誰？——姓羊，叫什么？叫缺德。哟！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兒？这是当地的人們背后給他起的，他原来叫什么，可沒有人記得清了，只好叫他羊某。他跟席廉老人住前后街，席廉住在后街，他住在前街。现在來說呀，嗨！鬧得就不得了啦！他的房子和地亩啊，多得都沒法兒数啦，并且是驪馬成群，家里用了很多很多的僕人，可以說吧，他是当地

首戶的財主，很闊很闊的。可是有一節，不能追他的根兒，他是怎麼闊起來的？要提起這個來呀，哈哈！無怪乎眾人叫他缺德啦！他是干什麼的？放印子錢的。

提起這些放印子錢的來呀，真叫可恨，全是些吃人血的豺狼，使印子錢的，都是些窮苦的人們，有錢誰使這個呀？因為沒有錢用，所以想借一笔，這一借啊，可了不得了，你就別打算有还清的時候了，怎麼說哪？利錢大呀，他這算盤一扒拉，息滾息，利滾利，越滾越大，越滾越大；他們就是整天計算人家的產業，變着法兒的坑人家的錢；這些個人呀，最狠毒了，都是些無惡不作的老財們。這位羊某，就是這麼個人。席廉看見了這種人，還能不生氣嗎？

說話之間，這位羊某得意洋洋的，一搖一擺的就走過來了：

「不忙，不忙，哈哈！誰還敢奪我的座兒？」席廉聽到這兒啊，氣得心里蹦蹦跳跳，眉毛也立起來了：「嗨！誰還敢奪你的座兒？你也太狂妄了！就冲你那人性，我席廉能陪着你？今天咱們就熱鬧熱鬧吧，我非奪你這座兒不可！」想到這兒，氣呼呼的就坐到席位的上首了，這兩個拍馬的知客啊，一邊兒一個陪着這位羊某也過來了：

「來吧羊老員外，您真是會說笑話，誰敢奪您的位呀，哈哈！來來來……唉，席老头兒，您坐這兒來，咱們陪陪羊老員外！」

「怎么回事？這座兒我不能坐嗎？怎麼就非得我陪着誰？這是誰定規的？」

「不不！唉！這……」倆知客萬也沒想到會遇見了這麼一位，一時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。這位羊某一瞧是席廉，心說：「唉，真糟！今兒怎麼會碰上他啦？怎麼會跟他坐在一塊兒了？今天還是得少理他，不然招出他的話來，可怪討厭的——」故此假裝着不在乎說：

「我哪兒坐都成，不拘呀不拘！」倆知客听羊員外这么一說呀，心里可实在納悶兒：

「喲！別瞧这老头兒穷，可真够橫啊！」說着，酒席可就摆好了，席廉是一言不發，低着头自己吃着，倆知客呀，就陪着羊某說話：

「哎呀，羊員外，前两个月我們碰見您一回，您那时候兒还没有这么胖呢，現在您真是發福多了，哈哈！您喝酒，您喝酒！」

「哈哈！哎呀！我也不敢說是發福吧，反正是沒有急着啦！老賢侄，我的好日子来的可不容易啊，在我年輕的時候哇，可吃了不少的苦，受了不少的罪哪。有些穷小子，瞧着我錢就眼紅，可我这些錢来的不容易啊！俗話兒說，福人自有天相，直到而今，你們的五個兄弟都長起来了，倆妹妹也全出閣了，家里这会兒呀，哈哈！真可以說是过得去啦！在当地來說呀，可以說得上是个富戶啦！哈哈！……」他剛說到這兒，就听「叭！」席廉使勁把酒壺往桌上一蹶：

「噯！你少說大話吧，你把剛才說的話收收。誰不知道你的根兒？誰不知道你的錢是怎么来的呀？就說你新近置的地吧，誰不知道你是霸人家胡三家的？人家只借了你几兩銀子，你變着法兒的算計人家，結果把人家的地霸过来了，鬧得人家大人。孩子沒法兒活，这是不是你干的事？」

「呸！胡說！穷小子，你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！今天羊爷高兴，讓你一个上座兒，你瞧你美的，你知道不知道羊爷的厉害？……？」

「你还别吓唬我，我席廉不怕这个，別瞧你有倆錢兒，我沒有一点兒看得起你的地方，你作的缺德事，我全能給你說出來——你西街的那处房子，是不是夺人家老張家的？你說是不

是？……」

「什麼？胡說！……這……喂！主家哪兒去啦？這是請客還是干什么哪？你們也出來個人呀！……」羊某人被席廉問得臉紅脖子粗的，想把主家招呼出來，給自己找個台階兒。

主家沒敢出來。因為什麼哪？不好說話呀！一個是當地的富戶，一個是認摯理的人，這架沒法兒勸，故此主家避開了。倆知客在這兒勸：

「別攪別攪，席大爺，您這是為什麼！彼此都很有交情的……」

「什麼？有交情？誰跟他有交情！我能跟他有交情！」這時候，客棚里的人們就全都過來了。

「席老伯，您不要生氣了，您這邊兒來吧，這邊兒坐吧！」說着，眾人就把席廉拉到旁邊兒席位上去了，兩個知客趕緊勸羊某：

「羊員外，您這邊兒坐，這邊兒坐吧！」

「哼！姓席的你也太胆大了，你居然敢……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，您別說了，別說了！」說着，眾人就把兩個人分開了，各讓到一邊兒。諸位請想，席廉還坐得住嗎？——他把羊某夙常坑人的事情，全都想起來了，這是因為在這裡，人家正办喜事，席廉是個很知理的人，一來怕給主家找麻煩，二來怕攪了人家的喜事，所以沒有往下說，把氣全憋在肚子里啦！這要是在別的地方啊！哈哈！他非說個清楚不可。席廉想到這兒，就立刻起身告辭：

「諸位！請您轉告主家，我過后再來陪禮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打攪了眾位啦！謝謝您諸

位，我要走了！」說着，席廉就告辭出來了。

席廉这么一走，有些人就過來安慰羊某：

「得了，羊員外，您別往心里去！」

「我？……哈哈！不不不！俗語說：富不跟窮斗嘛！我才不理會呢！再一說，他剛才說的那些話，沒一句是真的呀！——我才不生氣呢！」別瞧他嘴上这么說，他心里頭哇，气得蹦蹦跳跳，連肝兒都氣疼啦！這是在哪兒？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啊！叫席廉这么一抖露他的底兒，他心里能好受嗎？心里這份兒窩的慌就不用提了。勉強的坐了會兒，跟着也就走了。等羊某走了之後，大伙兒就議論開啦，說什么的都有。

「哈哈！席老伯真行，說得對！」

「這回羊缺德呀，哈哈！好受不了哇！」

「唉！少說兩句吧，隔窗有耳啊！」大家議論紛紛，這就不提了。

再說羊某氣恨恨的回到了家，心里那份兒別扭就不用問了，從此他就更恨席廉了，并且下定決心要陷害他。

有这么一天，羊某清晨起來正跟他幾個兒子說話兒：

「老大，你到西庄兒去了沒有？」

「爹爹，我去了，我跟他們說了，如果過三天再不把錢交上來，他那十畝地就算是咱們的了！」

「噫，這事你就想着辦吧！到了三天頭兒上，想着把契要過來！」

「是，是！」

「老三，我交給你的事办了沒有？」

「爹爹，今天我見着他本人了，他說了，過三不過五，一定能把這筆錢還來！」

「你瞧你，我就知道你办不了事，『過三不過五』，沒跟你說嗎？晚一天也不行！你快去給我……哎喲！……」說着說着，忽然倆手一掐肚子，「哎喲！哎喲……」可把他這幾個兒子給吓着了：

「您這是怎麼啦？您怎麼啦？」

「哎喲！哎喲……」羊某連聲的嚷着，忽然「蹭」的一下子蹦了起來，緊接着就摔在地上，手刨腳蹬，一陣亂，幾個兒子也是一通兒亂嚷嚷，家裡的僕人們就全都進來了：

「怎麼啦？這是怎麼啦？」到跟前這麼一看哪：「哎喲！可了不得了！」怎麼啦？——羊某氣絕身亡，沒了氣兒啦！

當地的老百姓們一聽說羊某死啦，嘖！心里這份兒高興啊！都說他是早就該死！

羊某死后沒有多少日子，有這麼一天，席廉父子已經都睡覺了，剛剛打過三更，方平睡的着着的，猛然聽見爹爹大聲喊叫：「哎喲……哎喲！」方平「蹭」一下就坐起來了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趕緊把燈點着，往炕上一瞧哇，哎喲，可了不得了！就瞧見老爹爹在炕上來回亂滾，把鋪蓋全蹬到一邊兒去了，嘴里連連的喊叫：

「哎喲……好你個万惡的羊某，你……仗着有錢，你賄賂地府的差人，哎喲！我的孩子呢？……方平——方平！他們把我拿在了地府陰曹，隨便毒打。哎喲，哎喲，方平！他們打我

的腿，打我的腿啦！……」方平一瞧爹这样兒，急得他倆手搖腰，緊咬着牙关，瞪着倆眼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在地上來回的亂轉，當席廉說：「哎哟！他們打我的腿了，打我的腿了！」方平低頭一瞧哇，只見爹爹的兩條腿全都紅腫了！——方平是又氣又急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席廉一直的這麼嚷嚷，街坊鄰居還能聽不見嗎？夙常又都跟席廉很要好的，一聽見這種聲音，還能睡得着覺嗎？趕緊穿上衣服，跑到席家的門口兒叫門，這個時候，方平哪里還听得見有人拍門呢？街坊們一看沒人開門，又听里边越喊越厉害，大伙兒可就急了，有人過來「啪」！「啪」！兩掌，一抬腿，「當！」就把街門給踹開了！大家伙兒趕緊的往屋跑，趕來到屋里這麼一瞧哇，只見方平慘白慘白的一張臉，眼睛瞪得直直的，一句話也沒有，再往床上一看哪，就見老席廉給折騰得不像樣兒了，大家伙兒一陣心酸，都暗暗的掉下了眼淚，心里又難过又着急，可也是一點兒办法沒有。書要簡言，从三更起呀就一直鬧，鬧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忽然見老席廉大叫了一聲：「哎呀——」双手一伸，氣絕身亡，席廉老人哪，就這麼樣的死了！

街坊們一瞧席廉咽了气了，趕緊問問方平該怎麼辦吧，再一瞧方平啊，哎呀！坐立如痴了：攥着兩只拳，瞪着倆眼，咬着牙，臉上慘白慘白的，跟他說什麼他也听不見，就跟傻了一個樣。大家伙兒想叫他先坐會兒，過去這麼一扶呀，方平就倒在地上了。「哎呀！這是怎麼啦？」伏身一瞧哇，只見方平兩只眼都合上了，摸摸他的胸口，還有點兒熱氣，有個年紀大的人就說了：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這是暈過去了。唉！這孩子平時跟他父親那份兒感情啊太深了，這是瞧見爹爹一死呀，心里一着急，閉過氣去了。會好的，會好的，一會兒就能緩過來。」

「唉！这是怎么說的！老大爷，咱們得想个法兒呀，咱們都跟席家很要好的，可不能扔着不管呀！」

「咳，这还用說嗎！咱們跟席廉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嘛。我看——这么办，咱們先給席大哥瞧口材，先給他入了殮。唉！可別封口，也不要下銷子，等着方平緩过气来呀，叫孩子再看一看他爹……」

「唉！就这么办吧。这是怎么說的，席大哥死的真是不明不白呀！唉……」

接着，大家就分头这么一忙合，买了口还不错棺材，把席廉就收殮起来了，可是沒有下銷子，也沒有封口兒。另外又留下人輪着班兒看着方平。

方平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——他听了父亲所囑的話，知道爹爹是被羊某所害，又眼瞧見爹爹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把他急的呀，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，心想：「我絕不能叫爹爹受这么大的冤屈！我要为爹爹伸冤，我得到地府去……」他这么想着想着，就覺着自己呀迷迷糊糊的在走路，覺得四周都是黑乎乎的什么也瞧不清楚，心中又想：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怎么会什么也瞧不清楚？唉！怎么会一个人也遇不見！」仔細往远处一瞧，就看見对面来了一个老头兒，瞧那样兒大約有六十来岁，慢慢的就走过来了。方平赶紧往前赶行了几步，深深的作了一个揖：

「老伯！我給您施礼啦！」

「啊啊！还礼还礼，小伙子，你有什么事？」

「老伯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地方？」

「哈哈！……你这个小伙子，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嗎？这是陰曹地府，你已經到了陰間啦！」

「噢！好呀，老伯伯，我謝謝您，这可好了，我正要到这兒来呀。——我再跟您打听打听，陰間有个城隍公署嗎？」

「不錯，有哇！」

「您知道这个衙門在哪兒嗎？」

「哈哈！今天可是巧遇呀，我正好要往那边去，你就跟着我走吧！我一定把你帶到。」

「好好，謝謝老伯伯，咱們快走吧，不瞞您老人家說，我有急事啊！」就这么着，方平跟着老人就一道兒走了。走來走去，功夫不大，就覺着亮了点儿兒了，老头兒用手往前一指：

「小伙子，你看，前边兒不是一座城嗎？咱們得进这座城！」方平这么一瞧哇，前边兒真是一座城。說話，跟着这位老人就一塊兒进了城。到了城里边，再細一瞧哇，嚯！好熱鬧啦，里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老人帶着方平走过了很多街道，末了来到这么一条街上，这位老者回身用胳膊一擋方平：

「喂！小伙子，你瞧見前边那个大門了沒有？那是監獄；監獄旁边不又是一趟大街嗎？就在那趟大街上，路北头一个大門，那就是城隍公署！小伙子，到城隍公署可要小心点儿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可就不陪着你去啦！」

「是。老伯，謝謝您了，謝謝您！」說話，这位老头兒就走了。

方平急急忙忙地往前走，走过監獄大門，剛要拐弯兒，忽然听見門里有人喊叫，他一听这